

顏氏學記

顏氏學記卷五

恕谷二

戴聖述

卦爻之象與占不可分繫辭傳曰設卦觀象六十四卦皆象也繫辭焉而明吉凶六十四卦之辭皆占也平居所玩之辭卽卜筮所玩之占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易者象也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皆象也而遇其辭者卽以爲占焉本義分象占爲二則聖人明曰彖以言象而首乾卦元亨利貞四字祇論占不設象謂之何邪潛龍勿用觀下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明作一句讀明以无用卽指潛龍言今分潛龍爲象勿用爲占毋乃非經旨乎如坤初之履霜堅冰至上之龍戰于野明明皆象不可言占朱子亦以爲占卽在內然則他卦他爻又何必分象占乎且占亦無定矣如

明夷初九以于飛豎翼爲象于行不會有言爲占則占出行者
可也而占鳥隹者不又當以于飛豎翼爲占而于行不會有言
爲象乎何以分易

以下周
易傳注

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蔡墨曰
乾之姤潛龍勿用游吉曰復之頤迷復凶朱震易傳載陸續曰
陽在初稱初九六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六
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初三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象九六
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故蘇軾亦言卦主靜爻主動是
爻論變古法也然而玩索爻辭論變者十一二不論變者十八
九何也以卦有材則爻亦有材聖人解象其材以待占者本爻
之爻互舉對勘則變化无窮若必每爻先立變辭則一卦變六
十四卦襍蹟莫舉不可以爲六爻辭矣

顏習齋先生曰舊解乾乾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析也終曰乾乾者晝則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之學也夕惕若者夜无事作則用操存省察之功也傳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曰行事則非後儒之講學徒口耳者可冒矣

理氣心性後儒之習談也易則不多言氣惟曰乾陽物坤陰物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論語以仁知孝弟禮樂爲道侂一及心一及性而无言理者惟曰敬事執事敬唐虞于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成周于六德六行六藝曰三物與後儒虛實大有分矣

漢焦延壽有一陰一陽自姤復五陰五陽自夬剝之說宋人因之爲卦變仲氏易因之爲推易大約謂一陽五陰之卦皆自復剝而來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夬而來二陽四陰之卦皆自臨

觀而來二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遞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
否泰而來朱子以爲非作易本旨乃卦成後有此象其言近是
如兩人對閱高下互分二木相勘枝節參錯爲卜筮觀玩之一
助亦可而以諸卦自復剝等來則斷不可乾坤生六子一因重
之六十四卦皆具易有師卦自復卦來訟卦自遯卦來之理邪
且六子助天地以生萬物者也而震巽坎離艮兌反生自臨觀
等卦則俱甚矣以至於賁謂乾之初九自復來九二自臨來諸
卦反生乾坤更顛倒凌亂之極矣烏可訓邪至來知德又專歸
反對名之曰綜夫反對見于襍卦本屬經義但專以此解往來
諸辭則其說有難盡通者加賁與噬嗑反對賁彖曰柔來而文
剛來注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
之陽卦分剛上而文柔來注曰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

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夫噬嗑上卦爲離下卦爲震是亦可曰柔文剛剛文柔矣且分字何解猶是一陽二陰之卦祇一倒觀竝無移動何以言分

一陽來復爲復三陽交陰爲泰臨二陽上進已過于復則陰退順可以相感未至于泰則陰尙盛未卽相交其于陰也有臨之象房故禘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陽與陰也二陽漸浸而長以臨乎陰內說而外順二剛得中而五柔相應大亨以正非行健之天道乎雖然有長則必有消試取臨一反觀之則觀卦也就畫卦取象臨卦象夏至十二月爲二陽之月以至正月三陽二月四陽三月五陽四月六陽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七月三陰八月四陰正合觀卦已陰長而陽消矣凶矣而爲時豈久也哉聖人于陽長而卽畏其消如此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合而

生萬物自然之理明載聖經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謂
乾坤一交而爲姤復再交而爲遯臨三交而爲否泰以變諸卦
是古聖之作六十四卦也先有乾坤二六畫卦乃以乾坤交而
爲姤復六卦再以姤復六卦變而爲師比等五十六卦則是乾
坤生姤復六卦非乾坤生震巽六子五十六卦爲姤復六卦所
變非六十四卦爲乾坤六子所重也盡背聖言矣

復則亨矣以反易觀之乾陽窮剝于艮之上而反生于震之下
下爲震行上爲坤順是反動而以順行也則陽自出而入復于
无疾雖坤朋尙來而順以行之則无咎夫一陰一陽道也今陽
反而復于道自剝盡爲坤剝上一爻歷坤六爻共得七爻一爻
當一日七日而來復天行消息盈虛之自然也然則與剝反觀
剝順而止此順而行矣剝小人長此剛長矣小人長故不利攸

往剛長故利有攸往矣夫復者反動卽反生也生生之謂易六十四卦皆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心祇一生也而可見者莫過于一陽之初生无往不復有斷必續爲物不二乾知大始復不其見天地之心乎 朱子卦變圖復剝臨觀等互相往來仲氏易謂其襍亂也宗朱升十辟卦變圖以剝復等十辟卦爲聚卦祇可易爲他卦不受他卦易謂十卦彖傳內竝无剛柔往來諸辭可證然復卦明曰七日來復剛反何嘗无剛柔往來辭耶則聚卦與易分卦受易之說不必泥矣

一陰一陽分立兩道也一陰一陽迭運一道也其繼續不已造化流轉者乃陰陽本然之善也韓康伯注曰道者何无之稱也在陰爲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爲無陽陽以之成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蘇氏易傳曰聖人知道之難言借陰陽以言之陰陽未

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道之似也又曰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朱氏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又曰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則道也又宗程張論性曰性有義理有氣質義理皆善氣質有善有惡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論性不論氣質其言未備信如諸說則改聖經曰無之謂道一陰一陽不謂之道繼之者有善有惡而性成焉可乎明與聖經反則何不直攻之闢之而乃爲之注解乎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明以陰陽仁義皆爲道矣而曰不是道將仁義亦非道乎陰陽剛柔仁義其實也謂之道者名也如甲有身實也呼甲身曰長人其名也今謂甲身不是長人長人

在甲身先所以爲甲身者也其可通乎在天道爲元亨利貞在
人性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非氣乎仁義禮智不可見而發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氣之用乎性心生也心非氣質而何以
陰陽之氣之流行也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今乃分理道
別爲一物曰理道善而氣惡不亦誕乎夫以無爲宗出於莊老
韓蘇明主之朱子闇惑之而詆孟子反聖言異哉

大衍之數所以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者以其原爲天地之數
也天數有五一二三五七九也地數有五二四六八十也而一三
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五位相得乃由天數一
三五七九合之爲二十有五地數二四六八十合之爲三十則
天地之數各有所合共五十有五夫天地之數以五爲率故五
帝五方五常五品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皆以五十其五爲五十

則數終矣如君子小人之澤以五世王者之興以五百年言極數不過是也而合天地之數實五十又五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而筮用成數猶陰陽用老象以終則必變也故釋公有五而用五十卜筮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以此也五數小衍也五十之數大衍也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故上言大衍五十而下直接以天數五地數五五十有五以釋之將天一地二反置後文復起詰端宋人不知妄爲移易且有謂大衍非文王事者毋乃侮聖言與

鄭康成注天一地二章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相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

與天五并然其說不始康成楊雄太玄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
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呂不韋月令曰木數八火數七
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蓋自戰國末卽有其說矣而實與易道
刺謬繫辭曰乾大生坤廣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
卽曰成物可見也不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或可曰天生而地
成今乃天地各分生成各有生成是何說乎且天三生而二成
地三成而二生何以言之水木土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
金何以當生于地而成于天金木皆地生若曰木天生者得天
氣也則何物不需天氣者取火于日空中有火火不實生于天
乎土之生似當先于金木而反居五夫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
何居或謂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因據之
爲相生之數則洪範枚舉不容无序非爲生成也不然五事一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豈亦先生貌後生言以及
視聽思乎夫土卽地也豈有地猶無土待生水火木金後而天
乃生之乎地之成土卽以地成地乎況六七八九十之數復何
自焉後人以此演河洛圖太極爲生人生物之原乃聖經祇有
五十五數以爲大衍之本而竝不及五行生成一語豈經旨亦
尙有闕漏邪其爲穿鑿附會灼無疑也故五德相禪之妄高拱
本語明辨之五行生成之說非易道郭雍亦言之且五行配八
卦加以生克更爲誣經聞之毛河右云以卦義言離爲火坎爲
水巽爲木矣然震爲雷不爲木艮爲山不爲土兌爲澤不爲金
卽乾之爲金不過與爲玉竝言非專屬金也以卦位言則震木
兌金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而无四
維卽曰坤艮屬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各一卦而金木與土

則各有復卦且何以中央之土反無卦位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爲坎地二爲離天三爲震地四爲兌而乾巽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爲五十反爲卦數所不取夫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今卦有合五而无正五如金水爲一五木火爲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石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自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恢爲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也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要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

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克謬矣哉蒙按金木水火土始見於大禹謨然與穀稱六府不稱五行甘誓始言五行而不詳其目至洪範乃有五行物數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指流行人間最大而通用者有此五物猶夏書言財貨藏于是而謂之府也故左氏考工記竝名曰五材非謂握自帝天而能生萬物也宋人太極圖乃謂五氣順布化生人物則金木較之人微且頑矣乃能生人豈有是乎若謂四時配五行天有五緯星氣實生人則地有一物天有一星如少微四輔類非星氣能生人也王良傳說以人得名能生人耶四時配五行亦後儒約略象物之說月令春盛德在木乃言春之盛德種之于木非言木有盛德而生春之物也夏秋冬之于火金水亦然且此經所未有也至以天地生成配易卦謂天一

生水爲坎一地二生火爲離二天三生木爲震三地四生金爲兌四因以地六成水并列西北爲乾六天七成火并列東南爲巽七地八成木并列東北爲艮八天九成金并列西南爲坤九則乾爲天爲老陽乃爲地成乃得老陰六數坤爲地爲老陰乃爲天成乃得老陽九數何其俱乎乾天稱父坤地稱母以生萬物而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六子動之撓之燥之潤之說之終始之陰陽化育之道盡矣今術數家但知宗後人五行生物不知大易此其所以爲小道也

五行之物散見于易或以五行生成諸易難通遂謂易无五行又非也但五行者言已成之五行也五行不可言生克而有變如白朮防風爲使變也木香見火无功變也世誤以爲生目

易有大極云云乃申明大衍之數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崔憬曰五十有一不用太極也不變者也有太極之一

乃可用四十九策分而爲二有奇有偶也是有太極乃生兩儀
 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
 無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偶无奇耦兩儀也何以
 象兩兩儀生乃可挂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
 儀生四象也七爲少陽象春八爲少陰象秋九爲老陽象夏六
 爲老陰象冬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若不
 分兩儀則合四十九策揲之祇餘一而陰陽老少之四象无由
 見矣何以象四時四象生則九變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
 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
 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易圖明辨曰此段兩言四象
 朱子以此四象爲聖人畫卦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所得陰
 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文相連不遠豈容有二解哉前後皆

言筮占太極節爲瓊明大衍無疑也 朱子宗道士陳搏先天

圖以此節爲聖人作卦次第其易學啟蒙圖先一圈爲太極而

上加一奇一偶兩畫爲太極生兩儀一奇一偶之上又各加一

奇一偶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兩儀生四象四象各二畫上

又各加一奇一偶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出焉爲四象生八卦以上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四畫卦十六又

各加一奇一偶爲五畫卦三十二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六畫卦

而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姤至坤三十二卦其六十四卦出焉

加一倍其上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有言无圖本義載此圖

又不作畫但以黑爲陰白爲陽累而上黑白相間六層乃以震

四離三兌二乾一圓轉于左爲數往者順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圓轉于右爲知來者逆爲伏羲先天八卦圖又以六十四卦橫

圖截爲兩節北起復由東離盡卯中而南至乾盡午中亦爲數
 往者順南接姤由酉坎盡酉中而北至坤盡子中亦爲知來者
 逆爲伏羲六十四卦圖圖又以橫圖斷爲八節東自復而西至
 无妄入卦爲一層下東自明夷而西同人入卦爲一層又下東
 自臨而西履入卦爲一層又下東自泰而西乾入卦爲一層乃
 上西自姤而東至升入卦爲一層又上西自訟而東師入卦爲
 一層又上西自遯而東謙入卦爲一層又上西自否而東坤入
 卦爲一層乾始西北坤盡東南爲伏羲六十四卦方圖而圓圖
 又分卦氣自復一陽生冬至十一月半盡震離之十六卦然後
 得臨春分二月半又盡兌之八卦然後得泰立夏四月初又隔
 四卦得大壯又隔一卦至夬皆爲此種五月初遂接乾姤爲夏
 至五月半自此又盡巽坎之十六卦然後得遯秋分八月半又

盡艮之八卦然後得否立冬十月初又隔四卦得觀又隔一卦
得剝皆爲大雪十一月初迭接坤復爲冬至以上皆先天圖本
義載于經首曰此非某說乃康節說非康節說乃希夷說非希
夷說乃孔子之說但儒者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
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始反于易而說始明易呼朱子曾不慮
陳搏爲方外之流而遂誣指爲孔子之說耶孔子曰庖犧始作
八卦是易自作卦起未嘗聞自太極始也且作卦奇偶畫也太
極圓圖非畫矣非孔子之說一孔子曰兩儀生四象崔憬以九
六七八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爲四象然即揲四中著策之事在
畫卦因卦後非未作八卦而先有四象也何者老變而少不變
竝從已成之卦而推故仲氏易曰乾爲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
坤爲老陰非老陰而後坤也非孔子之說二孔子曰成象之謂

乾則先畫乾效恣之謂坤則次畫坤皆三畫卦以象三才未聞
 有一畫兩畫止而謂之陽儀陰儀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者非孔
 子之說三孔子曰震一索而得男則又次畫震巽一索而得女
 又次畫巽坎再索而得男又次畫坎離再索而得女又次畫離
 艮三索而得男又次畫艮兌三索而得女又次畫兌而八卦畢
 是爲作卦之序從未聞其序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也仲氏易曰乾父坤母合生六子今何以父子母女
 竝生且六子俱先母生少女先中女中女先長女生世有此事
 乎于一索再索之義盡失矣非孔子之說四孔子曰八卦成列
 因而重之是畫八卦後不更作卦祇因一卦而重以八卦故但
 曰作八卦不言作六十四卦也如乾重乾爲乾乾重坤爲泰乾
 重震爲大壯乾重巽爲小畜乾重坎爲需乾重離爲大有乾重

艮爲大畜乾重兌爲夫以下七卦皆然而六十四卦畢今連翻
累畫豈因重哉非孔子之說五經但有八卦六十四卦今忽有
四畫五畫卦何以聖人不爲之名也且于三才何取焉非孔子
之說六爻辭以一畫爲初不稱一明无前于此者矣以六畫爲
上不稱六明无後于此者矣故說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易六畫
而成卦今以爲六畫後尙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明背聖言且
果如此則六十四卦之理未盡也非孔子之說七孔子曰震東
方巽東南離南方致役乎坤說言乎兌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
此八卦方位卽言伏羲之八卦也今強坐之曰此文王後天八
卦而換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爲
伏羲先天八卦以經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附會之然此論八卦相錯之象竝无南北方隅一字而可

強以己意誣經乎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朱子注云乾坤爲爐鼎位乎上下坎離升降于其間如車軸之轉轂以運輪一上而一下也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與兌也橐籥囊籥其管也熊與可曰先後天圖參同契皆具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虛則仍爲乾坤故丹家謂之還元是不惟先天方位爲異端之學卽後天圖依傍說卦方位而亦借爲修煉用與聖經若風馬牛朱子注參同契恐人譏議自詭其名曰空同道士鄒訢及簪啟蒙又署名曰雲臺真逸是朱子明知其爲道士之說明自附于道士而乃以亂聖經指爲孔子說耶其非八也說卦言萬物出震齊巽見離養坤說兌戰乾歸坎成終成始于艮雖祇有兌正秋一語而春夏冬俱見矣此聖言无可易者

今先天卦氣何其舛也或問朱子卦氣陽生陰生始何疏而終何密臨二陽生爲冬十二月卦乃在春分二月半泰三陽正月卦乃在立夏四月初推之一槩乖反朱子亦不能荅曰未得其說容更思之又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不可交互求合易呼是何言也羲文有二易邪四時運行萬古不易易有伏羲配以此卦而文王又配以彼卦者且十二月辟卦爲漢儒說尙非聖言若兌正秋諸語則孔子之言羲文易象者矣兌正秋也而今爲春辰月矣乾秋冬之間也而今爲夏午月矣艮終乎物而始乎物冬春之間也今爲秋戌月矣八卦皆顛四時皆亂乃誣曰此孔子之說其非九也胡牖明曰先天圖以自震至乾爲順數已生之卦自巽至坤爲逆推未生之卦然則經曰易逆數也豈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丹

家講順逆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卽抽坎填離也與易何與而牽之汙穢聖言邪其非十也至本義圖但以黑白分陰陽更可怪異豈伏羲畫卦時左執黑筆右執粉筆邪抑六十四卦俱无畫黑白之中遂分初二三四五上邪且白畫之陽固奇而黑畫之陰亦奇邪何強作事至是

陳搏又有太極圖傳之周茂叔見於朱震進易說表然程子兄弟親學于周與邵堯夫爲友而不及太極先天一言朱子乃又表章太極圖以爲學宗其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亦附會于太極生兩儀之文當時陸子靜張欽夫林黃中皆不以爲然毛河右箸太極圖說遺議以辯之略曰太極圖二氏學也其圖竊取魏伯陽參同契中水火匡

廓三五至精二圖而合爲一圖水火匡廓者以參同契首有水
火匡廓運轂正軸二語作坎離二卦而運爲一軸非兩儀也亦
非陽動生陰陰靜生陽也左☵爲離白黑白卽三也右☲爲坎
黑白黑卽三也其中一圈則坎離之胎也三五至精圖則取五
行逆克章三五與一天地至精語分五行爲三五中央土一五
也天五生土也左火與木其一五也地二生火天三生木也右
水與金其一五也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也金盛爲水木盛爲火
而土合之卽嬰兒乾女黃婆之說歸于一元則下一圈者三五之合非二
五之合三五之精非二五之精丹家水火必還一元故其後復
有含元播精三五歸一之語在隋唐間有道士作真元品已載
之爲太極先天圖卽陳搏之所自始蓋參同本以乾坤水火爲
抽填之祕而坎離橫陳乾坤直列搏之所謂以乾南坤北離左

坎右爲先天者而匡廓運轂則以坎離爲車軸之貫輪轉上下

乾之南者有時而北坤之北者有時而南

六十四卦方圓並北坤南卽此意

而

究其要訣則必如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者故其文有云上

德玄爲不可察求言陰在上主靜也

宋儒主靜之學本此

下德爲之其用

不休言陽在下主動也宋紹興閒朱震進周子太極圖于高宗

猶是上一圈爲陰靜三輪下一圈爲陽動

見朱氏易卦圖上卷如真元品圖在朱子

前而朱子爲注則更加修飾以爲可以掩人可以无弊而不知

異端聖道非可飾合亦何爲哉又略曰易言動靜有常卽指陰

陽也未聞未生陰陽而先有動靜者也乾靜專動直坤靜翕動

闢則陰陽俱有動靜陽不必專動陰不必專靜也五行非四象

也且所謂生八卦者安在乎胡朏明曰宋史周子傳本曰自無

極而爲太極朱子力辨刪自爲二字元人修史如之不知自无

極而為太極老氏無生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則空卽是色爲

沙門衣鉢矣庸以愈與聖宋先天太極河洛諸說原出道士安

顯汨亂聖經自明季以來諸公駁辯率然使三聖人之易如日

中天點者雖巧爲通弊難反其援據可謂功不在禹下矣而

姚江黃先生晦木尤爲博學切明過於胡惜恕谷未之見也

今附載其太極圖說辯曰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

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勸門老莊以虛無爲宗

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公敘虛靜而得精強但緩

爲太極圖竊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強矣周子

于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佞矣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

犧于未書言太極而孔子曰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圖魏伯陽得之周子言之

過于標榜矣攷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周子言之

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真洞真得之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仲

授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之先天圖授于麻衣道者皆以授仲

放放天授以穆修與僧壽涯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之先天圖授于

天授天授以穆修與僧壽涯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之先天圖授于

之偁于壽涯其闡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

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燥烈惟溫養而和煖水性潤下逆

之使上則水不卑涇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下

者之至堅固而不取其身命門兩腎爲玄化之門玄化之由神

是爲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

氣上為一圖名為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有形成之精化
為微六之氣鍊一而得也左木火右金水中有土相聯絡之一圖名
五為六而行之中層之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為孕又其上之中分
為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一團名為鍊神還虛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
黑白兩相開之而得一團名為鍊神還虛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
燕始而得最上之一團名為鍊神還虛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
益始而得最上之一團名為鍊神還虛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
長生之訣也周子得此圖而合于復得藥終于胎求他真
以意為之而歸無極上而太極虛中乃更上焉子
之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上而太極虛中乃更上焉子
理名之為理乃更其次取名曰坎填離之名曰陰動陽靜氣生于一
理名之為理乃更其次取名曰坎填離之名曰陰動陽靜氣生于一
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有形成之精化
者為萬物之氣鍊而化質呈其名曰全道者為男女有男女得其偏者
于贊易之言也最下之無極元方者神也無化生夫易有太極圖
國相有者之無可云無極元方者神也無化生夫易有太極圖
陰陽推此錯綜其貫穿不離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時氣尚未生以
安得有此錯綜其貫穿不離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時氣尚未生以
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坎所觀其黑白之時氣尚未生以
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離專主坎動陰專屬坎而彰著謂之兩
並論哉五行始于一洪範言天地之物中之五行也非能生人者
土金水者然其寶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行也非能生人者

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鮮易言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女之象非云生于
天者為男生于地者為女也且天之生男萬物在一氣中燕
分先後其下二圖在方士為玄北鍊化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
亦分二圖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而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陽一氣也一闕一
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動靜非截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闕一
何有乎生分陰陽與生而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一闕一
偶柔剛之疊用相生則可自造化而自易之為書而陰陽以明奇
分則不可儀者象也兩儀者卦中所謂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
天地之名則不可陽變陰合而生陰陽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而
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陰陽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而
四時之序陰陽之運目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後是又以木
金土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行乎然則是又以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性已紛縻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五行各一性已紛縻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
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一以大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
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感致一三且不能生況于七乎曰乾
道生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
勇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
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
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謀如

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已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賁爲二己屬應說況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賁物而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常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繼善成性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于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于中而歸于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告子杞柳桮棬所施邪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于無何有之鄉內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此與其後襟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外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立說之原爾

自漢迄唐或言羲出河圖禹出洛書或言圖書竝出羲時或言圖書爲篇冊或言圖卽八卦書卽九疇然竝无言親見河圖洛書者宋道士陳搏忽出河圖洛書劉牧傳之以四十五點爲河圖五十五點爲洛書阮逸又反之以五十五點爲圖四十五點

爲書而朱子宗房五十五點者一六複于北二七複于南三八

複于東四九複于西五居中十複于上下

按康成注天一地六并于北則一六當并

列今複置亦誤也

東西南皆如之四十五點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中有五无十皆奇白偶黑毛河右著原舛編以辯之

略曰宋人圖書之偽有確證房宋濂王禕輩雖非之而未考也

陳搏之河圖非卽鄭康成大衍注天一生水于北一段文乎然

斷不得爲河圖也何者康成河出圖洛出書注云河圖有九篇

洛書有六篇若河圖卽天地生成之數則康成自注何不直指

曰河圖卽前生成一二之數是也乃毫不及而別指爲篇冊其

无與也明矣洛書亦然乃易緯乾鑿度太乙下九宮法也乾鑿

度下篇有以一陰一陽合爲十五之說

六八爲陰七九爲陽七八十五九六亦十五

遂有太乙下九宮法取陰陽卦數

卽十

以行九宮

八卦合中央爲

九宮而數其法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此用

知非古聖之書殆漢世道家所作嘗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每四乃還北

東丙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以中无卦位故以此天數

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

始坎中男始之言无偏也坎自此而從于坤宮坤南偏河圖以

坎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迄于正東至巽離坤兌又另從正西

起而迄于東南故正南非離而為坤蔡沈作洪範皇極不知此

爻仍以天地生成所配卦位強加之則東南仍巽七非兌何以四

南仍以離二非坤何以九西南仍坤九非離何以二西仍兌四非

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

長女所行半矣所謂每四遂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

宮乾西乾父也又自此而從兌宮兌東兌少女也又自此而從

艮宮艮東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離宮離西離中女也行則周

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宮

太乙不常居卦位之中故五則暫息

于中央至是則不息而上升矣

行從坎始六從離終

皆坎離水火之學道家之書也

而其法則

合于陰陽十五之數坎北數一為履一坤南數九為戴九震東

數三為左三翼西數七為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則二為右

肩四為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為右足八為左足中央

數五為太乙之數而太乙四周不復再息中央而上升則太乙

之數遂止于五數而无十數勇從橫交互皆得十五其說如此

而未嘗曰此洛書假曰洛書則緯書具在至于九宮篇後又曰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日以建紀

辟者君主也謂摘主十二月之卦以立歲紀止言六者陽該陰

也何也夫康成之注衍數而別釋河圖與易緯之言宮法而別

引洛書二者正相符矣按朱子曰易本是象可為特見但自

王弼掃象而後程傳專言理朱子不甚滿之而象數无傳適當

時儒宗周邵皆出于道士陳搏僊壽涯輩有此附易妄圖遂引
置易首而不知陷于異端是朱子之不幸也後人无考見本義
首載此反若義文之易皆從此河洛先天諸圖而起者一誤盡
誤禍斯烈矣觀大傳天生神物與仰則觀象于天二段則伏羲
作易无物不察卽當日眞河圖洛書亦僅與天生神物鳥獸之
文同爲感觸之一端耳今不玩易而但觀蒼龜鳥獸卽盡易乎
溺圖書者何以異是

天地固有否泰往來而尊卑之位一定艮山兌澤分據而通氣
山伏氣于澤澤蒸氣于山爲雲爲嵐爲泉爲雨震雷巽風各體
而相薄出于地行于天風叫號而迫雷雷旬旬而從風咸恆損
益四卦可觀水火之性則不能對發而相射也火上水下炎上
者上潤下者下曰未濟又火上澤下曰睽謂不相射而違忤也

水上火下炎上者上入于水潤下者下入于火曰既濟水火有形无質相濟則水火爲一不相射也又火下澤上曰革彖曰水火相息非水下而息火即火上而息水更革而不相射也非是相濟即相革故又曰水火相遠以水火之卦雖可對列而水火之物无能對据也

唐宋訓不相射爲不相入不相犯害明與經文相濟相息背矣

是定位也乾

坤相錯通氣也艮兌相錯相薄也震巽相錯不相射也坎離相錯重而六十四卦皆相錯也此節文義甚明宋人忽以道士陳搏先天之圖潤之謂之伏羲八卦方位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通氣未嘗曰艮西北兌東南也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未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也而強誣聖言可乎且伏羲文王同此八卦而誣曰此伏羲八卦帝出乎震一節爲文王八卦何所據乎文言曰先天而天弗

遵後天而奉天時言大人行乾之事也與道士修煉之術何異而竊取爲名乎王文中擬經亦屬擬議之事宋人遂比之操莽今強纂聖經以入異端較之擬經何如也

乾坤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爲四正有云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雖緯書不可信然亦見兩漢時皆以帝出乎震章所言時位爲義畫原義至文王繫解坤之西南得朋言坤蹇之不利東北言艮而孔子詳說于此是自古聖聖相傳八卦方位時氣皆屬一致乃邵子爲陳搏所誤朱子又爲邵子所誤妄以乾南坤北爲義卦方位于此乃曰未詳易呼仞賊爲主遇主而反不識矣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外亦不虛生故曰可矣道猶路

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

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

以下論語傳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顏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自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克伐怨欲四者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卽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克己復禮內有存養心性如承實祭之功外有萬物一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遏欲而已也宋儒專以心中無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溷之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後儒於古人文以禮樂之學漫不攷習而徒強挾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思僅無益以思在禮樂名物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思則有害以入於測性猜天將躐等而陷異端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按聖門不輕言上達固也卽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慎獨正心乃後儒教人先講心性誣人誣世甚矣

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卽下文曰新又新學脩恂慄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教也止者至於是而不遷

也至善中也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禪霸之權術以爲

治平非善也

以下大學傳注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禮末也事其物事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也脩身卽下文忿慾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會息之事皆脩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聲容靜口容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主也正卽下文心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敬以直內則有以檢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之所之也欲爲脩齊治平之事也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脩齊治平也則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

而后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之物如三物四術。脩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後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卽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治平之本。卽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者卽見先後內也。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本末不可倒加。此則知本在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脩身則不混。

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襍霸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爲仁禮陰德爲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卽性之仁敬長卽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卽後文三達德道卽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然百庸也

注傳

以下中庸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其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閒寂然不發己心

一無所覩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然此須臾之未發性本在
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墮矣故君子存存
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公也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愷惻及物
卽仁有節文卽禮有斷制卽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
樂卽智凡願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爲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
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戒慎不覩
恐懼不聞以至於其覩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
中肆應是致中也慎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
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己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
潛乎品彙成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變養政事之位
育也脩道之極功也致中卽論語造次顚沛心不遑仁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睿者思之渙入也耳聰目明心思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止水寒潭幻照無實用與淵泉時出正相反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溫柔仁德發強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禮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卽此也

馮樞天曰集注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不用何也曰集注旁禰膚泛不明言學之正途乃聖學之所以歧也無論他經卽以論語言數章而後卽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也與詩立

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
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矣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
下學也卽學兼知行亦未明晰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
尙是蓋學有可卽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禮是也有不能卽
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略是也且卽日用之禮
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顏之類可卽學卽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
孔子則但爲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爲行不可卽以學爲行故
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
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獨置之
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託賴豈小失哉

以下傳
注問

李文長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

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卽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

脩身以道五達道也脩道以仁三達德也專言仁者知勇義禮皆統於仁也

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返身而萬物皆備于我也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

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

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率性之謂道也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

德也自上脩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小雅所言民之質矣徧爲爾德也是王道也大哉聖人之道上文言至誠之道已乃贊其大而歸之以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聖人卽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知崇效天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溫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終以敦篤肫厚全其至誠而崇禮以宰制萬物裁成天地男朱注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爲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

其語意視人知甚輕矣如此自不必慍非而字轉文義也聖學視人知甚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成己卽以成物非不欲應人知也乃不知易安乎慍矣然廣土眾民之欲定四海民之樂卽不得遂而所性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趙漸遠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爲始以孝弟爲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卽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牽及性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言愛曰能使枉者直程子必訓仁爲性則孝弟難言爲性之本遂訓本爲始且因而遁其詞曰性中祇有仁義禮知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問朱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其說如何曰後儒改聖門不言性

天之矩曰以理氣爲談柄而究蕪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爲二
 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
 氣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則老氏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經
 言道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
 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
 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
 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地
 有分理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於心命出
 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
 鑄鐵成錯矣卽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爲愛之道理云爾虛字
 也及觀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之甜醋之

酸大糖甜醋酸卽其性卽此物非糖醋爲根酸甜爲苗也亦非
酸甜爲根糖酸爲苗也仁性卽愛非別有一理爲根而變爲苗
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生卽仁也卽愛也卽不忍也卽性卽情也必以愛爲
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
乎曰非但此也卽朱注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納事亦具矣曰
事則本末畢舉矣顏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政先
儒斲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卑事功不知不覺遂爲此
語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
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粗言之猶通謂爲此事

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乃離事言敬矣且爲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
哲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
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
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問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
有二一其所不覩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
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冥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
純乃如此非卻事以爲敬也

問何以見離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
惺惺恣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
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似先事後非離事言敬與且其持敬

之功曰半日靜坐何嘗簪事與四明潘用微曰必有事之謂敬
非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
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所謂敬乎

語惺敦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
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其後不惟楊龜山李延
平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議其似坐禪入定也卽
程子與游楊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煖尺餘乃醒
試思從古聖賢有此境界

問集注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
武公內而威儀話言外而告命兵戎微而爾室屋漏顯而灑埽
友朋行之有具動必以禮曰求敵戒視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
處善樂循理貧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

問溫故知新不從集注何也曰朱子曰溫故不知新只記硬本子聞見雖富記誦雖勤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義則其所謂溫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卽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操縵襟服敬孫時敏之謂也況子夏曰月無忘其所學溫故也曰知其所亡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注故新亦分二事何必於此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爲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卽禪宗不特在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惺覺故悟欲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潘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境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爲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之旨天淵分矣

問張氏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以爲無計功謀利之心

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絲露班書誤急爲計宋儒遂遵此爲學術以爲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忍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秋報皆爲冀利貪得者矣康子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勸於爲善安用上爲

謂惲廉夫曰魯有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賜之伯禽受之皆非也其論似維持君臣之倫而實未盡人情天理之至也觀之書可見矣二帝於臣拜而不稽首周主於諸侯惟有天指土指時捐乃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獨拜手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

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不敢以臣
 禮待之明矣孔子刪書存之固以爲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
 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
 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
 於臣則堯舜竟以天子與臣舜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
 程啟生問素紉章不用集注請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
 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素在
 先而繪在後素卽繪之一色也況素地古所未聞尙書考工皆
 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爲言孔疏云祭服玄纁爲之故時稱玄
 袞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
 素地在先須改云後於素矣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敦也聖人敦
 人以禮爲要曰克己復禮約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

如莊老言禮義忠信之薄乎蓋詩言素以爲絢謂國色素豔拭之瑩然濯之皎然是爲絢飾子夏之疑則謂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證以繪事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卽名爲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爲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後之拭濯不可以蒙不絜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皆有後起之功釋回增美不可已也夫子言後素未嘗慮及此故贊以起于馮樞天問曰集注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白非指素地歟曰注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味而能受他味之和白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采忠信乃禮之實具非與禮爲二物而忠信在先禮在後也

問關雎朱注以爲宮人思樂后妃得其性情之正不從之何也曰朱子每以理論詩則此注於理有缺矣宮人誰之宮人邪文

王文定時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慰后如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爲之思擇配至於寤寐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宮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可爲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宮女矣王業基之宦寺宮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宮女爲法矣序謂后妃恩進窈窕之眾賢未得而憂旣得共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爲新說也

問吳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乃吳棫刻責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朱注如樊遲粗鄙近利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

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爲人孝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鑣者耶

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論語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守先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若說樂道便粗加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个甚麼審問个甚麼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个性善作甚麼一派禪悅藏鉤

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集注游藝爲小物爲末爲輕何如曰庚子冬如江南適鰲魚門江監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爲本藝爲末恐人舍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者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注道藝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爲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忝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監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

承卽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注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注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重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曷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卑宋人之輕公武備又可見矣此其所以屈膝於金源也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爲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主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恣惟有正月朔日縣治象之恣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斂之且徇以木鐸曰不用恣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卽以敦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祇在庠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

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焉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諭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無觀以勸蠶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聚眾講說忠孝之所以然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傾解智者啟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子絕四注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問集注以私欲訓己不用之何也曰己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卽曰爲仁由己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

重學禮宋儒專言公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
歸仁公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
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勇遂
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說得以相襍始以私欲爲賊而攻伐之究
且以己之氣質爲賊而攻伐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其害可
勝道哉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
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
集注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爲之難之字指仁字難卽
仁者先難之難言爲仁難言自詗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爲事
先豈聖言尙待沾補耶

語王帶存曰集注以禰祖爲名不正誤也輒名不正在於拒父

若禰祖則從古有之商太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
必入禰廟未聞新祔之君有空禰廟而升祖廟者魯僖公以兄
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禰廟以不入
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姪廟可入也魯文公時當遷閔祖廟
而祔僖公於禰而文公欲尊其父竟遷閔廟主躋禰於祖謂之
逆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會謂閔居禰廟久僖卽其子也
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謂僖宜禰者而先之閔爲祖
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是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
仍禰廟在穆僖當祔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
曾祖禰四廟以次遞遷祧必在昭祔必在穆新祔者不論其世
次爲父爲祖爲兄弟爲姪爲孫而皆祔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
禮且去者舊爲君而新君曾爲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

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祔祖於禰而何耐矣

問三友三樂集注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立言豈爲瑣瑣比偶哉況以注文觀之節威儀似不諒何以反直工嫺說似不直何以反諒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尙知節乎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驕樂者尙欲聞善乎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

謂三弟曰朱子云洒埽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埽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卽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爲理乎且聖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那物事

不能時習與異端竊竊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同一旨乎

問朱注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卽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卽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滅公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己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入道之門戶然向解皆誤主一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

定然後可正脩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易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注以意爲心之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卽屬正心功矣經何以分爲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玄牝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語三弟曰誠意歸之慎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爲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對天地而泣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注以審易慎以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爲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後之意亦何至期於爲惡若如時解爲欺慊之幾則意在爲善去惡而卽誠於爲善去惡如好色惡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去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無

爲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專詆陽明何也

陳睿安問性道朱注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道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此性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與慎獨學者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覩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覩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覩不聞推至其覩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己不覩聞之時人所易忘火息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

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讀朱注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靜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間此豁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卽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卽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覺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搏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分之爲靜存動察矣

張顥門問朱注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同守而道明

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
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圖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
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
字而其所莊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真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
言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

謂吳穎長曰朱注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真字出二氏無妄無虛
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
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輝
光日新其德中庸申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豈僅民之爲質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
有眚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如王介甫司馬君實一造新

添一變新添過激而致敗朱元晦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
激惡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謂哉

劉士宜問自誠明節不用朱注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脩
道一名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注曰由教而入是當
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季白問朱注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
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
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
且故至誠無息卽承上文成已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
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卽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
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注評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埽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斥公間見直指性天爲頓悟爲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襍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愼月厲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捷非信口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是也評曰中庸隱怪是賢知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爲隱怪乎程子教人靜坐撻會性天

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恩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恩天地之理有所得卽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爲耳有所以耳者爲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爲過乎

評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恩量祇是讀書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評曰埽記誦村學究之窠臼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何也舜命夔敦冑子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知廉勇藝文以禮樂未嘗言如何伊吾繙閱也未明以來儒者各立門戶一聞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黨修怨害於家凶於

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專讀書不納之過邪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喀爾旦撫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子昆子昆荅書云些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闕陸王躡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卽駁程朱者也乃一主一奴此尙歸之讀書不納邪抑有所蔽遂不自知邪

評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爲知行怪爲賢亦自可通然朱注分配有不妥者四書賸言曰幼時間先敦諭兄講

袁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注天地位承致中萬物育承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注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曰見天曰動難以解矣

傳注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胥饗之至如體之評曰不如訓幹事爲妥

曰如朱注說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其見要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

潮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魄卽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卽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身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人人而兼神鬼矣人靜而嘿卽指之曰鬼則教人半日靜坐乃使之學爲鬼也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卽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卽鬼神則鬼神可度不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閒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卽神也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揚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眾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骸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陽於上爲昭明爲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簪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卽游魂
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
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王制圓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
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
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卽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
上達之教躐等而求性天而又失其義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
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
者理而已今言鬼神又恍忽如此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揆
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注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寧嬋敬康句芒躋牛瞽瞍共
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尙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

是宗廟饗之也評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

曰曾見翁評禮記宗石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之習今復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則本本水原卽在監門備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備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毛河右有言曰蔡氏注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紊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注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

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畧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饗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韶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外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旌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注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誰考天下有注經如是者乎埤案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

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
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日祖顓頊矣向來關義可以豁然
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評曰無發明

曰愚注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益以爲必如朱注誠
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畱於心目之閒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
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
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公私存理論治道曰遏人欲於橫流
存天理於旣滅然絀研聖賢之學公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
卽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
公私也出門使民如承寶祭修己以敬也非公私也惟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

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戡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況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尙何私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瞽色屏六賊專重制私而爲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盡之乎

評崇禮爲亟曰不然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卽約所博之文也則聖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渾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晉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傳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
非聖道也評曰用古不拘

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
道皆不拘乎

顏氏學記卷五

廬陵劉佐禹治卿校桀